

阿以冲突的现状、成因及出路

赵沛林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内容摘要〕巴勒斯坦地区的阿以冲突历久不息,加剧了世界政治与民族关系危机,因此认识其冲突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已成为世人关注的问题,成为研究阿拉伯和以色列问题的认识前提。鉴于出自实际考察的研究不是很多,即便有一定论著也多从官方视角出发,难以触及当地社会现实的底层,所以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补充,从长期的社会底层观察和思考中总结阿以冲突的症结所在,以裨读者对这一国际政治焦点问题的具体形势获得正确理解。

〔关键词〕历史;现状;仇恨;对比;前途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09)04-0062-05

〔收稿日期〕2009-11-01

〔作者简介〕赵沛林(1956-),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处在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国,即将走过 60 年历程。虽然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高度成就举世皆知,但因长期的阿以冲突所导致的国家安全危机,却一直是以色列社会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浓重阴影。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继中东地区多次大规模战争之后,就在 2008 年与 2009 年之交发生的军事冲突中,以色列还曾陆海空并进,对加沙地带实施“铸铅行动”,试图根除哈马斯势力,保障以色列南部领土的安全,从而使由来已久的阿以冲突跨进了新的一年。

说到军事冲突问题,不过是中东地区阿以冲突的焦点之一。除此之外,阿以冲突还包括耶路撒冷归属、水资源、戈兰高地、阿族难民等问题。当然,诸多问题的核心显然是领土主权之争,而人种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则加剧了这一对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声称自己是巴勒斯坦的主人,于是,不惟中国民众,就连国际社会也因此阿以冲突问题上表现出不同态度和立场,甚至引发出新的冲突。

在针对历次阿以冲突事件所发表的言论中,

关于造成阿以冲突的根源、性质、前景等问题,特别是对阿、以双方实力为何如此悬殊的问题,社会上存在许多困惑。本文试图依据历史经验和身临其境的考察,对上述问题做一阐述,以澄清若干引起争议的困惑。

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争端

在国际争端的当事双方之间,有两种关系最引人注目。一个是冲突的正义和非正义关系,另一个是战略地位的优劣关系。前者是对冲突的性质所下的道德判断,后者是对冲突双方力量对比和得失的利害判断。

我们先看冲突的性质。在巴勒斯坦的主权问题上,如果以哪个民族最早定居巴勒斯坦作为拥有这一地区的依据,根本无法找到答案,因为自远古时代起,人种的定居和迁徙既已交替发生,从无定数。就目前的史料看,任何人也无法断定巴勒斯坦地区最早定居者属于哪个民族或人种。因此,唯有以某个民族定居某地的特定时间和规模为标准,才能合理判断该地区的合理合法的拥有权。以此为据,我们便应承认,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对巴勒斯坦地区拥有主权。或者说,

这两个民族共同享有巴勒斯坦的拥有权,也应该共同或各自分别地建立民族国家,使地区冲突造成的危机早日得到化解。

这样说的根据在于,犹太人曾长期定居此地并建立了独立王国。虽然自罗马帝国将其驱逐出境后,犹太人经历了千余年的流散生涯,但长久而严酷的迫害,特别是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又无可避免地将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历史要求提到了日程上来。而且,犹太人也顺应这一历史必然要求,成功地建立了以色列国,这是无法逆转的历史事实。

另一方面,在历史上,阿拉伯人虽未在此地建立过强大的独立王国,但却长期居住此地数千年,甚至在公元7世纪至16世纪一直作为统治者占据此地,因此,按照国际惯例理当拥有该地区的主权。

这时,除非阿拉伯和犹太两民族之一放弃对此地的主权要求,或者在两民族中出现征服与臣服的局面,否则便只有两个选择才是合理的。一是建立两民族共处的民族国家,二是两民族分别建立主权国家。很显然,鉴于长期以来的对峙形势使前者充满艰难,那么只有后者才是可行并合理的出路。认识到这一基本形势,对于阿、以两民族摆脱现实困境和拥有和平昌盛未来,是极为重要的,舍此便无法取得共识,无法达成两民族的和平发展。

然而,实现这一目标是困难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仅以耶路撒冷的归属来说,作为三教圣地——穆罕默德“登霄”、犹太教圣殿遗址、耶稣殉教地和历史文化名城,哪个民族会割舍得下?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巴勒斯坦工作时,曾与阿、以两族友人谈到过阿、以冲突问题,从中可见双方的敌对态度。

同阿拉伯人交谈时,他们说过,“当年的希特勒太无能,只杀了600万犹太人。如果他再杀600万,不就把犹太民族杀光了么?”还有一次,当笔者在靠近约旦河西岸的莫迪姆(Modî'in)村与一位阿拉伯友人交谈时,他嘴里衔着叶子烟,眯起眼睛望着村里的犹太定居点说道:“我们家先前就住在这个村子,后来犹太人来了,他们用机枪驱赶我们,把我们赶出了家园。”他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比划着以色列士兵驱赶他们的动作。

反过来,当笔者与一位犹太友人交谈时,他讲述的则是他的祖先如何在这里奠基立业,他的父辈如何用鲜血染红了他脚下的土地。他站在自家屋前的田园里对我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复员后仍旧参加预备役工作。”说到他的阿拉伯人邻居,他告诉笔者,“别看他们每天和我们笑脸相迎,其实心里恨不得我们都死掉哩!”

由此可见,世代相沿的仇视何等强烈。唯有那些经历过世事沧桑并体会到和平之可贵的人们——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才会感慨地向你述说:“说起来,我们两个民族的祖先还是兄弟哩,可如今竟成了敌人。”

上述对话的内容虽不是全部巴勒斯坦居民的意见,但毕竟是巴勒斯坦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表现。可以看出,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以以色列人,无论他们的生活质量高低,都缺乏生活安全感,都处在生命受到威胁的痛苦中。这一点只要看看阿拉伯人的悲惨生活,看看以色列人的全民皆兵,就不难理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民族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尊重历史、基于现实、合乎正义的方式达成巴勒斯坦全境的和平,才会从根本上保障两个民族的安全与福祉。

阿以双方实力悬殊的原因

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在中东的22个国家中,阿拉伯国家占18个,近5亿阿拉伯人约占中东总人口的70%。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比例是1:56,犹太人不仅人口仅占中东人口的1%,在宗教上也处于极少数。这样一个人口仅700多万,国土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小国家,为什么敢和整个阿拉伯国家作对而且常胜不败呢?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实力对比之悬殊,更是世人皆知的。初看之下,这种悬殊似乎是由以色列在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方面占有优势决定的。因此,很多人乐此不疲地陈列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科学技术甚至GDP峰值,与巴勒斯坦或阿拉伯国家相对比。有人举出美国的大力支持作为以色列百战不殆的理由,甚至还有人建议阿拉伯国家应和中、俄等大国建立同盟关系以抵制美-以联盟。殊不知阿以冲突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些表面的、当下的原因,毋宁说是取决于大量隐蔽的甚至是历史的原因。所以,欲理解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真正实力关系,还须从许多隐蔽但却真正重要的成因入手。

首先,让我们从阿、以两族长期以来从事的生产方式来说明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自古以来的生产方式主要包括采集、狩猎、农业、牧业、手工业(及商业)、工业(及商业)以及各种混合形式。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古代社会从事着相似的生产方式,但在阿拉伯帝国崛起后阿拉伯人曾有过大规模经商的活动,我们只要提到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便可想起当时的情景,而犹太人也曾在流亡世界各地后长期从事商业乃至金融等高级经济活动。只不过阿拉伯人的商业金融活动历时较短且未能普及到全民族,而犹太人则几乎将整个民族生计系于此道。因为犹太人没有祖国,《圣经》就是他们的依托;犹太人没有不动产,资本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于是我们看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阿拉伯人的经济活动主要还是以农牧业为主,与长期从事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等经济活动的犹太人形成了鲜明的区别。

这种区别究竟意味着什么?生产方式是自然与人之间的媒介,通过生产方式的作用可以见出自然对人以及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也会见出人以及社会对自然的深刻影响。这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此处不宜多谈,我们只是强调牧业,特别是原始游牧业在诸生产方式中属于极为消极的方式,生产主体并不需要也无迫切愿望对生产对象进行高级加工,而手工业、工商业以及相联系的金融业则属于积极而高级的生产方式,据此不难看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历史经验以及群体素质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这两类生产方式在生产主体、对象、手段、环境等方面截然不同,从而对塑造人的诸多因素如交往、信息、训练、能力等方面发生截然不同的作用,最终造成截然不同的群体关系和群体素质。这就是两个民族的内在规定大相径庭,并在较量中显出优劣地位的深层原因。

我们也可以从现代阿以冲突的典型事例,即五次中东战争中见出阿、以两族群体素质的巨大差别。这5次战争有的为阿拉伯国家所发动,有的是以色列首先发难,但无一不以以色列的全胜告终。它们依次是——巴勒斯坦战争:1948年5月15日即以色列国成立的次日爆发,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率先联合进攻以色列,

战争以以色列占据巴勒斯坦五分之四土地告终;苏伊士战争:1956年,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同年10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联合入侵埃及,占领部分埃及领土,翌年三国军队才在联合国敦促下撤出埃及;65战争:1967年6月,以军对埃及、叙利亚、约旦发动突然袭击,六日内攻占了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等几乎整个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赎罪日战争:1973年10月,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游击队突然袭击以色列,约旦、伊拉克、沙特等国也相继参战,结果以军占领了戈兰高地和部分西奈半岛,经谈判后以军方于1982年撤出埃及;黎以战争:1982年6月以军向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武装和叙利亚军队展开攻势,以军仅用8天时间即向前推进了90多公里,占领黎巴嫩领土约3000平方公里,摧毁了巴解游击队在黎南部的全部基地,消灭了巴解大量有生力量,同时重创叙军。迄至目前,以色列已将联合国1947年划归其名下的领土扩张了将近一倍,只不过扩张的领土仍处在争端之中。

在这一系列冲突中犹太人何以会占据优势?世人常以美国的支持、资本和技术的雄厚等为答案。然而这些答案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阿拉伯人相互联合,以绝对优势的物力和人力攻击以色列却不能取胜的原因。事实上,这一现象与历史上一系列著名战争一样,令人重新思考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它们不是兵员士气、武器装备,甚至也不是战略战术等具体作战方式,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相反,很多并不见诸战场的因素,如在阿以冲突中客观存在的民族素质差异,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甚至可以用古今经验例证法,来说明群体素质与战争胜负之间的关系。

公元前12世纪,希腊与小亚细亚的冲突导致了特洛伊战争。虽然希腊联军长途奔袭,仍击败了人多势众的特洛伊联盟;公元前6世纪,以幅员辽阔、威名远播的波斯帝国同样长途奔袭,攻击几同弹丸之地的希腊城邦,结果铩羽而归。可见帝国未必战胜城邦,被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活动半径等因素所决定的社会进步和民族素质才会最后决定战争胜负。

犹太人的历史同样证明群体素质的关键作

用。据《圣经·民数记》第十四章记载,犹太人出埃及时,最初是以乌合之众的面目面对迦南强敌,因而如临绝境,悲观已极。摩西果断地率军折返阿拉伯旷野,历数十年而不入迦南。直到犹太人流徙作战已成铁军,才重新将他们带到迦南,并一举征服了该地。

以色列人对现代民族素质早有关注。1911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就曾明确主张群体素质的问题。一位名叫埃利亚·奥尔巴克(Elias Auerbach)的犹太学者在一篇名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看法》(The Jewish Outlook in Palestine)的文章中写到:

犹太人所拥有的土地仍限于整个巴勒斯坦中比较小的部分。只有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土地归在犹太人名下,才能将巴勒斯坦变成犹太性的土地。在这个严酷的事实面前,即便是最美好的“政治”方案,也无法让我们放弃这一想法,即唯有通过大规模移民以及扩大犹太人收购土地的规模,才能使巴勒斯坦变成犹太人的。此外没有别的前途。这一点使我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犹太人口是否能够真正壮大起来,抑或前面的困难严重到令我们无法克服。要想看清形势,我们有必要对这片土地上已有的犹太人口形成清晰的认识。无论对哪个社会群体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人口数量,而且是人口的普遍素质^[1]。

由上述道理可知,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人的素质直接相关,而人的素质又显然与人的社会凝聚力相辅相成。我们看到阿拉伯人常处在民族内部冲突之中,而以色列人则到处呈现出民族内部唇齿相依、同仇敌忾的团结性,就是人的素质在起作用。当然,阿拉伯世界欲改进传统的生产方式,壮大经济与国防实力,以达到与以色列抗衡的国力水平,决非一蹴可就之事。除了物质方面的建设之外,思想文化乃至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阿、以双方的力量均衡尚需假以时日。更何况力量的均衡并非推进和平进程的唯一条件。没有建立公正和平的共同基础,解决阿以冲突只能限于空谈。

评判阿以关系的辨证观点

自20世纪现代主义多元文化兴起、传统的种族优越论和超人哲学的破产、亚非国家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历史决定论的

观点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相对主义则广泛流行起来。在政治领域,似乎任何社会制度和统治方式都有其历史合理性,都找到了各自的合理依据,使价值评判和历史批评遭到了极大压制。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遵循着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规律而前进的,历史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乃是人类不懈的追求。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包括不同的意识形态,都因对这一正义性和进步性的关系而存在着差异和优劣之分,理当受到正义舆论的历史批评和价值评判。

从阿、以两族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来说,阿拉伯社会显然不及以色列发达和进步。但又不宜单纯根据这一点来评判一个社会的优劣,因为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也有进步甚至极为合理的因素,而进步或发达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也常与傲慢甚至邪恶相伴。特别是种族歧视和沙文主义更是发达国家动辄落入的陷阱。

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坚持相对主义的观点。例如,阿、以两族在宗教观方面即显然存在着巨大差别,尽管他们都是坚定的一神论者。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位时曾说过:我们是阿拉伯人,但脱离开宗教背景来谈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文化的关系犹如手和手套^[2]。

这样的观点如果出自以色列领导者之口,是无法想象的。在现代世界高度复杂的社会分工面前,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完全隶属于宗教体系,显然是不明智的。

此外,从一般的民族性格来看,据笔者的观察,阿、以两族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民族性中都具备各种突出的优点。例如阿拉伯人的忠实质朴、吃苦耐劳、热情善良等,以色列人的聪明好学、团结协作、独立创新等,都是值得其他民族尊重并学习的。但他们暴露出的各自缺点也足以加剧各自的不幸与苦难。如阿拉伯人的分裂散漫、劫掠偷窃、疏懒怠惰、粗野不文、好勇斗狠、浅薄轻浮;以色列人的自私狭隘、冷漠残酷、心术曲折、重利轻义、欺软怕硬、表里不一,这些缺点虽非普遍现象,但却是显著的事实。从大处着眼,它们又是不利于民族发展的弊端和制约民族命运的迷障,因而需要他们各自检省而克服之。

从这样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就不会主观化甚

至盲目地站在某一方,绝对地否定另一方了,也不会被乡愿的观念和感情所纠缠,一厢情愿地同情弱者或赞赏强者,而无视他们各自的现实活动的历史合理性了。

前景:从对抗走向共存

由于亲眼目睹过阿、以冲突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惨状——如 1997年 6月 30日耶路撒冷露天市场发生的爆炸事件,炸死 13人、炸伤 160余人——笔者事后曾与一位名叫乌里的犹太导游谈起过阿以冲突的可能结局。

我对他半开玩笑地说起,富有的犹太民族可以拿出一笔巨款,在海外买下一座岛屿,建立一个远离冲突的新以色列。他也笑着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犹太人的祖先都葬在这里,许多犹太儿女不仅为这块土地流过汗水,而且付出了生命。犹太人也好,阿拉伯人也罢,都把自己的血管扎进了这块土地。他还告诉笔者,阿以两族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两族人民和睦共处的前景一定会到来。因此,他在几年前安排自己的女儿在中学里选修了阿拉伯语。

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人同土地的联系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要复杂而深刻得多。土地,这种不可再生却永远可以生产的资源,不仅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具有使用价值,而且越来越成为克服

现代迷惘和保障资源紧张形势下群体生存的可靠根基。所以,要想和平共享巴勒斯坦,阿、以两族势必具备极大的相互包容才行。为了做到这一点,笔者设想,必须创造一种和而不同的共生文化,以巨大的努力统一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

在社会体制方面,除了以色列原有的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基布兹公社、私营农场,还要有阿拉伯社会可以接受的农牧业共同体、小土地私有制,以构成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存的社会基础,有效地克服不同生产方式间的对抗性冲突,并建设起与此社会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机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欲解决阿以冲突,消除该冲突造成的世界不安定因素,舍此没有可行的出路。

[参考文献]

- [1] ISRAEL COHEN. Zion ist Work in Palestine [M]. LONDON, T. FISHER UNW N, 1911: 173
- [2] AVRAHAM SELA. The Decline of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M iddle East Politics and the Quest for Regional Order [M]. New York New York Press 1998

Present Situation, Contributing Factors and Way Out of Arab - Israeli Conflicts

ZHAO Pei - 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The endless conflict between Arab and Israel in Pakistan district has aggravate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and nationality relation. So understanding the root of the crisis and the solu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world and the premise to research the problem between Arab and Israel. As the research from actual inspection is not enough and the research from the government is hard to touch the lowest classes of local society, the dissertation tries to make a supplement in this part. It summarizes the key problems between Arab and Israel from the long-term observation and ponder to the lowest classes of society in order to make readers understand correctly about thi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ocus.

Key words history, present situation, hatred, contrast, future

[责任编辑:亚 宁]